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鸿踏雪泥/孙振笃著—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1097-206-2

I. 鸿… II. 孙…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文艺批评—文集

IV. I267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0587号

鸿踏雪泥——孙振笃散文集

责任编辑/杨金花

装帧设计/赵 谦

责任印制/蔡进建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邮编：07100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天普润印刷厂

规格：1/16 (787mm×1092mm)

印张：25.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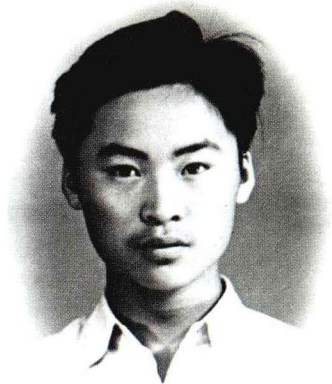
字数：410千字

版次：2008年1月第1版

印次：2008年1月第1次

书号：ISBN 978-7-81097-206-2/1·199

定价：5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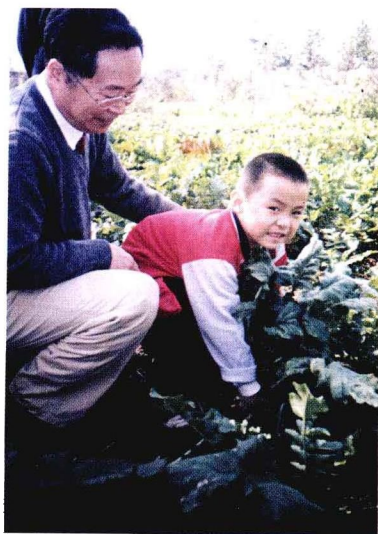
1954年在青岛一中



父亲孙仲英、母亲张梅



我与桂喜 (1966年·天津)



使劲 (2003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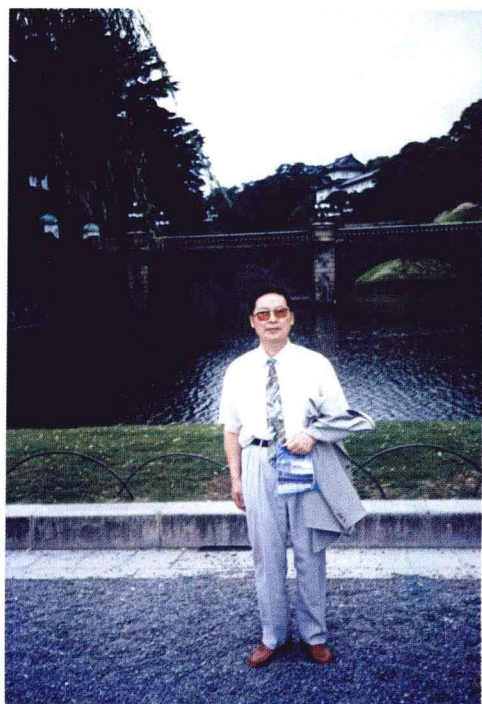
2004年夏与孙子在青岛



2006年10月在西安



2006年8月26日在中国新文学学会年会暨周立波文学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研讨会上发言



1996年6月在日本



2004年秋在浙东

情真意浓、淳朴崇高的生命礼赞

——序《孙振笃散文集》

龚殿舒

孙振笃先生是我上大学时的老师，大学毕业四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也一直沿用在大学时对他的尊称——先生。在我的心目中，孙振笃先生不但是一位少年时（解放前）即参军的老革命，同时还是一位学养深厚、慈祥可亲的学者和师长。他先后担任河北大学中文系主任、校科研处处长、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四部，多次获奖，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授、专家。对这样一位令人由衷敬佩的师长，我是崇敬有加。没想到前些日子孙先生和夫人张桂喜亲自登门，并拿来他厚厚的一摞散文书稿，要我为之作序。这使我委实感到诚惶诚恐，十分为难。作为弟子，我学识浅薄，怎么有资格为恩师的大作作序？于是推辞再三，但恩师言辞恳切，只好硬着头皮接下这桩老师交付的“作业”。

拜读完孙先生的书稿，不由得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这哪里是什么散文书稿，分明是情深意浓、淳朴崇高的生命礼赞！孙先生已七十高龄，离休之后，卸下了身上的工作重负，长期孕育在心底的创作情怀和那积淀在心灵深处的激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于是他将一生中感动过自己、让自己动容的往事一件件诉诸笔端，或叙事、或抒情、或状物，无不浸透着他赤热的心血。我们从他的散文中，看出了一位心胸坦荡、热情淳朴、情操高尚的长者，这一篇篇散文，犹为他生命历程中一个个闪光的足印。这些足印在向我们倾诉着这位老革命、老教授生命不息的战斗情怀和对生活的感悟。他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他的散文有古朴之风，他熔真情、风俗、人性和哲理于一炉，集古朴、浑厚、稚拙和机智于一身。他的散文既有苏鲁的细腻雄浑，又兼具燕赵的壮美崇高。

淳朴崇高的审美追求。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美学标准，不同的美学标准构建了文艺百花园的千姿百态。孙先生学识渊博、学养深厚，他的散文是地道的学人散文，在他的散文中融会了秦汉文章、魏晋风骨、唐宋意蕴、明清菁华诸多元素，他以学识的丰厚和睿智，通过简

些日子，也许写出来会更精彩。

啰啰唆唆说了这么多，但由于我生性愚钝，能力不逮，或许词不达意，或许未中肯綮。不管怎样，作为孙先生的弟子，我是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说上面一番话的，不知这份“作业”完成得如何，敬请孙先生和夫人张桂喜以及方家指谬。

衷心祝愿孙先生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是为序。

2007年5月19日

于河北省文联宿舍



目 录

1	龚殿舒：情真意浓、淳朴崇高的生命礼赞 ——序《孙振笃散文集》
1	自序
1	卷一 欢乐童年
3	打撒
5	捕蝉
7	猎雁
10	捕蜻蜓
12	摸斑鸠
14	踢毽子
15	戳马蜂窝
16	下邳的传说
18	张良与圯桥
21	秀才祖父
23	走亲戚
28	鬼子来了
30	又闻“红车”吱扭声
32	过年
35	卷二 金戈岁月
37	离家东撤
41	夜过骆马湖
44	1946年冬·鲁南
48	我在沂水朱家庄的时候



卷一
欢乐童年

打 撇

童年有许多趣事，至今忘不了“打撇”。

我家住在徐州东邳睢县古邳镇。家门朝南。家门口就是一条东西方向的濒湖大道，向西直通古邳的财神阁。

七八岁的时候，我在古邳张公祠小学读书。每天放学回来，总是与小伙伴们沿湖玩耍。不是捞茆草，就是摸鱼、捉蜻蜓，或者好奇地观看穿着长长皮裤的渔夫在浅水中罩鱼。但是，最让我们开心的还是在湖边“打撇”。

我们先在岸边仔细拣选瓦片儿、碗片儿、卵石片儿，然后在湖边选好地势和方位，腰向右弯，两眼睨着水面，与此同时，迅速将右手中扁平的石片儿，顺着水的波纹，用力撇向水面，使石片儿贴着水面儿平行向前浮动。这石片儿借着向前的动力和水的浮力，擦着水皮儿跳着向前飞去。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噌、噌、噌”，“噗、噗、噗”，沿着石片儿破浪蹿动的方向，就会激起一串电波似的涟漪，活像一尾调皮的梭鱼在追食水面儿的蚊虫。

水面上泛起层层涟漪，我们的心潮也泛起层层涟漪，乐得小伙伴们欢蹦乱跳。

在小伙伴们中，我是公认的“打撇”高手。如果捡到一块形状、薄厚、质地、大小适中的得心应手的石片儿，选好方位和角度，一俯身，一弯腰，一出手，最少在平静的湖面儿上撇出十几个由大到小组成的一串串圆圈圈儿。究竟撇出多少个圆圈儿？谁也数不清。

小伙伴们，个个都想一试身手，但他们奋力撇出的石片儿，不是“噶”的一声钻入水中，激起一个大浪花，就是石片儿“嘭”的一声从水面腾空而起，然后在空中划一道弧线又“噶”的一声落入水中。我身旁的小旭、二羊、胖墩儿、毛伢子，不是“噶”，就是“嘭”，怎么也打不出一串串令人心花怒放的水圈儿。所以，他们都很羡慕我，甚至崇拜我，常常把他们的斑鸠、鹌鹑、蝓蛎、小兔、鸽子等连同笼子送给我。其实“打撇”也没有什么诀窍，一是选好石片儿，二是找

(虞世南《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咏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李商隐《蝉》)由儿时捕蝉想到唐诗中的咏蝉。在这些咏蝉的诗作中，或以比兴手法，意在言外，或借蝉之清高，暗喻诗人自己的才华和品德，或以拟人化之手法把咏物和抒情结合起来，含蓄地抒发诗人难以排遣的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中的蝉就是诗人自己，因而诗中的蝉给人的印象是高洁、清廉、美好的形象。



猎 雁

我的童年是在故乡度过的。

童年的趣事有很多至今还留在记忆里，比如跟着表哥去打雁。

那时，空气和水域不像现在污染得那么严重，空气是清新的，河水和池塘里的水既洁且清。白天，经常能看到许多小燕和大雁。

雁的形体略像天鹅，颈和双翼较长，而足和尾较短，羽毛多呈淡紫褐色，极善长途飞行。

记得儿时常常仰着头看雁阵。它们互相结伴，集体结队，十几个或几十个，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形飞过天空。孩子们举目远眺，数着蓝天白云之间有多少对大雁，嘴里还唠叨着：雁儿南，雨雪霏；雁儿北，麦苗肥……

有一年秋天，住在姥姥家。舅舅和表哥给我讲鸿雁的故事。并答应带我去打雁。

一天半夜时分，表哥把我叫醒：“快起来！跟我去打雁！”

一听去打雁，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因为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朝巴夜望的事。

表哥说：“我已侦察了三天：成群成群的大雁总落在家后小河子北边的草地上过夜。”表哥手提一杆火枪，匆匆走出家门。他郑重地对我说：“等会儿咱俩趟过小河子，赤着脚悄悄爬到河边蒲草里埋伏起来，观察雁群的动静，选好射击目标。”

他特别叮嘱我：“大雁很有灵性，纪律性很严，警惕性很高，稍微有一点响动就会惊动它们；即使它们把头窝进翅膀里睡眠，外面也有专门值班、站岗放哨的。”

黑沉沉的夜给人一种神秘感，听了表哥对大雁的介绍，更感到神秘和新奇，并产生一种临战的激动。

我们悄悄地趟过小河子，在半人深的蒲草里缓缓爬行，静悄悄地，四野阒然。

突然，表哥用手按住我。我知道不能再往前爬了。再往前二十步

“对，这样杀伤面大。老二把握的时机也好。稍微慢一点儿，雁就全飞了。”暗中，不知什么时候大表哥冒了出来——他是来接我们的。

“不知是什么东西，一个毛烘烘的东西爬上我的背，可把我吓坏了！”我说。

“准是田鼠！”妹妹蛮有把握地说。



移动着身子，伸出右手正欲去捏停在竹篱笆梢上的“大老绿”（儿时这样称呼大蜻蜓），又怕身后的妹妹碍事，于是斜楞着身子，皱眉瞪眼并以手势阻止妹妹靠近。他的动作、神态和内心的欲望和心理，不是也活脱脱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吗？

这两幅画面，始终留在我心上。这画面中的男孩和女孩，也许就是当年的我和我小妹的写照。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这样捕捉过蜻蜓，捏过“大老绿”。



摸斑鸠

儿时还好爬树摸斑鸠。

斑鸠是村镇常见的一种鸟，其外形、大小似鸽，多为灰褐色，颈后有白色或黄褐色斑点。他们常在田间吃高粱或谷粒儿，把窝搭在树上。

斑鸠窝不像老鸹（乌鸦）或喜鹊窝那么大，只用干树枝儿搭个下蛋、抱窝、孵卵的浅浅的窝。

在树丛里，很容易就能找到斑鸠窝，但斑鸠很狡猾，往往把窝搭在高高的树梢上或细细的枝条上——这是人和其他动物很难爬到的地方。

一年夏天，我和毛伢子在大庵小学门口的一棵榆树上发现母斑鸠正在抱窝，隐约可见窝里有两个蛋儿。

毛伢子比我大两岁，爬树技术比我好。我怂恿他上树摸斑鸠。他爽快地一口答应，但有个条件：摸到的斑鸠归他，我家的鸟笼子也得借他使用。

毛伢子瘦小，但灵巧有劲儿。只见他在手心里吐口唾沫，双脚夹住树干下部，再用双手搂住树干，像猿猴那样敏捷，身子一纵一纵地噌、噌、噌地爬上树干，然后再抓住树枝，在摇摇晃晃的树枝间向上攀缘。

“小心！毛伢子！”我仰着头向上喊。

毛伢子离斑鸠窝越来越近了，只要再爬上一个树杈，右上方细小的树杈上就是斑鸠窝，此时能清晰地看到老斑鸠在尽心孵蛋抱窝呢。

毛伢子越爬越高，树梢在风中摇晃着。他小小的身躯也在树枝间随风摇晃着。

终于接近斑鸠窝了。当毛伢子左手扶着一个细枝儿，正欲抬起右手去抓窝里的斑鸠时，只听“咔嚓”一声，毛伢子左手扶着的细枝儿被压断了。斑鸠突然受惊，扑棱一声窜出窝，坠落在不远的地面上扑棱着，飞不起来；与此同时，毛伢子因一时失去重心也从树上闪了下



来，幸好他死死抓住没有完全断裂的细枝儿滑落地上。我急忙跑过去扶他，问他伤着没有。

“我崴了脚，赶快去逮斑鸠——它在窝里蹲麻了腿，飞不起来！”毛伢子急切地说。

我见斑鸠在不远的地方扑腾着，便匆匆跑过去逮它。它虽然飞不起来，却死命的扑棱着。我蹿了几蹿，扑了几扑，好不容易才把它抓住。

我左手提着斑鸠，右手扶着毛伢子回家，又把鸟笼子送给他养斑鸠。自此，我俩的关系更加密切，成为形影不离的伙伴。



踢毽子

踢毽子是我童年时游戏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曾给我带来极大的乐趣。我们玩的毽子是非常讲究的：先把一枚铜板（不带方孔的铜钱）用布缝起来，再把二指长的鹅毛管的下部分叉固定在布包的铜板的正中处，然后选六七根雄性芦花鸡毛插入鹅毛管。毽的底部既沉且稳，上部芦花鸡毛从鹅毛管四周翘起后又弯弯地垂下，有如一只雄鹰，非常挺拔，非常矫健，非常神气，非常漂亮，有雄鹰昂首挺立的威风。

我们往往三五成群，以食指和中指夹着毽子的鹅毛管处，带着它或踢着玩或参加比赛。踢毽子时，不是看你用脚踢多少个，而是由一系列规定的动作和招式组成的一连串系列动作，其一招一式，都有规定的程式和规范的动作，都有一定的要求。比如什么大跳、小跳、左跳、右跳、连跳、硬跳、里抄、外抄、上脸、翻脸、提、扛、占、捎、绕螺丝、倒踢紫金冠，等等，动作和相应的名称不下几十种。

比赛时，往往先由一方自编自做一套连续动作，要求对方照着做一遍，如对方照做不误并在最后多出一个自加的动作，则对方胜；如对方做不下来，或动作不规范，或数量不够，或在完成过程中毽子落地，则对方为败——这算一个回合。一对一的比赛，往往要战上三五个回合，才见分晓，才分胜负。也有类似团体赛的，三对三、五对五，最后看总成绩定胜负。

我曾多次参加校际和区县的比赛，十赛九胜。我自编的系列动作和程式，难度较大，一般对手很难胜出。有一次大赛后累得吐血，父母吓坏了，自此严格限制我踢毽子和参加剧烈运动。

六十年后的今天，年逾七旬的我，看孙子欢蹦乱跳地在楼下踢毽子，不禁感慨万千。我情不自禁地拾起孙儿的毽子，还想象当年那样打一个“大跳”，但身不由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已经跳不动了。但在记忆中儿时踢毽子那上下翻飞、腾越扑跳的矫健身姿和敏捷连贯的动作，仍不时闪现于脑际……好汉不提当年勇，然偶尔忆及有趣的闪光的往事，谁又能说不是一件乐事呢。





我派小和尚知会夫人一声，明晨弟亲送进城。”

知府也感孤身夜行，多有不便，而且棋兴未尽，胜负未分，便答应留下，并手书便条叫小和尚送达家中，以免夫人悬念。

二人重开棋局，战至天将破晓才罢。

洗漱完毕，二人走出庙门东望，不觉“啊呀”一声，顿时大惊失色：只见汪洋一片，下邳已不复存在了！

人言住持大和尚预感有灾，有意救助知府，或曰知府是个清官，终有神明护佑。此皆善心所思，不免牵强附会。

传说之三：下邳将沉未沉之日，见一老者在市上兜售早桃，大喊：“早桃（早逃）！早桃啊！”

市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乱哄哄，谁也没有在意老者的呼叫，更无人能解其呼叫的含义，只有一位秀才甚觉老者喊得奇怪，似有天机警示大难将至。他边走边思，步履匆匆，直出西门回巨山家中去了，是夜，下邳城沉没。

下邳沉了。我在儿时，曾多次去旧城遗址游玩。水大时乃一片汪洋，中央有一小岛，住几户人家，以捕鱼为生。干旱时，露出湖底沃土，种上小麦，不用施肥而产量倍增。农民耕地或小孩玩耍时，常能捡到砖瓦、瓷器、陶俑、钱币等物。

下邳究竟因何沉没，何时沉没，我不清楚。以上传说，是六十年前从几位老人那里听来的。而事过整整一个甲子，仅凭记忆信手写来。传说嘛，也无须劳神再去考证。